



决战当湖之滨(围棋玄幻小说)



当代英国大科学家赫·金的时空理论表明，时间的任何一点都是同时存在的，所谓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不过是以假定某个时点是静止不变为前提的，其实宇宙中这个静止点并不存在。

我们不能改变历史，但我们可以改变现实，既然有赫·金理论为基础，中国科学院的一位博士后兼棋迷便挖空心思发明出一种时空转换器，使得关公战秦琼成为可能。当然，发明家乃铁杆棋迷，对关公战秦琼不大感兴趣，反正时间有的是，历代各种演义小说中的英雄好汉要来个比武那是后话，而谁是古往今来棋坛第一高手才是最迫切需要搞清楚的，发明家最崇拜的棋手是清代乾隆年间的国手范西屏，最看不惯的是近年来韩国棋手在各大赛事大把大把捞奖金的不平现实，所以，在他的倡议下，由莫须有发展有限公司出巨资赞助，中国棋院举办了首届八荒六合古往今来最高棋士擂台赛，设冠军奖金雪花银一百万两，折合美元一千万。中、日、韩三国各选派5名棋手参赛，棋手出生朝代不限。此项赛事影响巨大，事关国家荣誉，中、日、韩三国棋界极为重视。

日本棋院率先推出参赛棋手名单，他们分别是：

48岁时的四世本因坊道策

49岁时的十二世本因坊丈和

50岁时的名人秀哉

38岁时的坂田荣男

40岁时的 小林光一

这五位棋手无一不是不世出的奇才，所处的年龄又是他们各自最巅峰的时候，但就是这份名单在日本棋界也很有争议，争议主要集中在当代两位棋手身上。若论现代日本棋手，又有谁的才华能与吴清源大师相比？吴大师虽然早就加入了日本国籍，但东京棋院权衡再三，还是未将其列入五人名单之中。中国棋院得知日方这个决定之后，曾致函东京棋院，询问是否同意吴清源代表中方参赛？却被日方拒绝，理由是吴清源虽出生于中国，但他的棋艺生涯完全是在日本渡过的，是日本的良好围棋氛围成就了吴清源的棋艺。无奈！这开创了一个围棋时代的一代宗师无缘这次千年一遇的赛事，令人扼腕长叹。

还有，东京棋院在小林光一和武宫正树这二位当代棋手的取舍上也颇为为难，棋界两大派别“求道派”与“胜负派”之间展开了激烈辩论，“求道派”声言武宫的“宇宙流”独树一帜，着法奔放华丽、气魄宏大，体现了围棋美学的精华；另一方则历数小林光一40岁时无敌于日本棋坛的辉煌战绩，直言围棋最终还是以决胜负判高下的。辩论的结果是实用主义占了上风，有“胜负师”之称的小林光一荣幸入选。

韩国紧接着公布了5人名单，清一色现役棋手：

曹薰铉、徐奉洙、刘昌赫、李昌镐、李世石。

韩国棋院本来有意请朝鲜古国新罗的国手朴球参赛，以示韩国并非棋界暴发户，也是有根基的。朴球曾是唐代宫廷的棋待诏，棋待诏也就是当时的国手，一个外国人而能作为唐王朝的棋待诏，棋艺当然非凡，据说朴球曾与大唐第一高手王积薪交手，以二子告负。但朴球经时空转换器来到二十一世纪的汉城时，水土不服，上吐下泻，勉强痊愈后，韩国棋院为他举行了与李昌镐的特别对局，可五番棋的结果是朴球被李昌镐打至让三子。

据对局者李昌镐说朴球对现代布局极不适应，往往布局阶段就走崩了，所幸中盘力量颇强，

受三子胜负尚可一争。韩国棋院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朴球去留问题，不少棋手表示韩国围棋不需要历史来妆点，又据可靠消息：中、日两国的参赛棋手中古代棋手占有很大份额。韩国绝大多数的棋手认为以古敌今是自取败亡，中、日现代棋手战绩不佳，就向老祖宗求救，实在可笑。

于是，五人名单敲定，朴球被送回公元八世纪。

朴球糊里糊涂以为南柯梦一场，回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拜会王积薪，言梦中经历，王积薪以为朴球所言那呆若木鸡面无表情棋艺高绝的少年定是山中老妇之流亚。世传王积薪于安史之乱逃亡四川之时，曾遇一山中老妇，婆媳二人俱精弈道，王积薪自言远远不及。照朴球的经历看来，王积薪大约也是时空错乱，或许遇到的就是 2020 年的芮乃伟和她媳妇。芮乃伟的媳妇会是谁？

而中国棋院的 5 人名单却迟迟不能敲定。各地棋迷纷纷出谋划策，有的说要请烂柯山的仙人来参赛、有的说《儒林外史》里的那个王太很厉害。而网上评选出中国古来十大高手分别是：唐代的顾师言、宋代的刘仲甫、明末清初的过百龄、周懒予、清代国手黄龙士、范西屏、施襄夏、当代棋手聂卫平、马晓春、常昊。

中国棋院对网上经由三千万棋迷评选出的这十大高手非常重视，决定 5 人名单就从这十大高手中选拔产生。上述 7 位古代棋手分别经由时空转换器来到现在的北京城，一时观者如堵。此 7 人都不愧为独步一代的国手，心理素质极佳，处变不惊，对身外世界的巨大变换丝毫未显不知所措的迹象，棋院外列队欢迎的高段棋手们暗暗佩服，心想若没有这般“泰山崩于前而目不瞬”的修养，

如何能面对波澜翻覆变化无常的棋局呢！

选拔赛采用双败淘汰制，用时不限，为了公平竞赛，当代棋手与古代前辈对弈时还是依座子的规矩，对当代棋手来说，无非是下几局对角星而已，并不吃亏。7 位前辈都极谨慎，略显拘束，但一到赛场见到楸枰与黑白子，就好比将军见到骏马、剃头匠看到长而乱的头，技痒难熬，个个喜上眉梢。

选拔赛第一局由顾师言对阵常昊。赛前人们普遍预测常昊在布局阶段便能取得领先优势，因为现代棋手比之古代棋手进步最大的就是布局理论，岂料顾师言大局观极好，眼界开阔，有泱泱大唐气象，屡屡祭起“镇神头”，筑起中腹势力。反观常昊却斤斤计较于边角的得失，虽然实空领先，但全局大势却有利于顾师言。

如此看来我们的围棋史也应改写，着眼中腹的“宇宙流”决非千年后的日本武宫正树首创，而是始于唐代国手顾师言。也许是首次参加这样重大的赛事精神紧张的缘故，常昊发挥失常，中盘战吃了大亏，虽然在官子上捞回不少便宜，无奈前半盘落后太多，最终执白以一子半告负（按古棋规则，白棋先行不贴目），爆出首轮比赛最大的冷门。

赛后顾师言身穿唐代九品官服与棋迷见面，有记者问：“顾大人对常昊这位年轻棋手有何看法？”

顾师言道：“顾某当年与扶桑王子对局，第 36 手‘镇神头’一子解双征，那扶桑王子苦思良久无良策，自知非吾敌手，随即认负。

小常与那王子相比，风度稍逊。”言下之意是说常昊没有早早地认输。

首轮其他对局的结果是：范西屏中盘胜刘仲甫、施襄夏九子半大胜周懒予、马晓春 2 又 3 / 4 子胜聂卫平、黄龙士中盘胜过百龄。

首轮比赛有不少花絮，棋迷们最津津乐道的是施襄夏与周懒予。周懒予落子极快，似乎不假思索，而施襄夏每落一子都要想老半天。周懒予下过一着棋之后就在赛场里东张西望踱方步，与棋迷亲切交谈，不摆国手的架子。有一棋迷刚好在书店里买了一本莫言的《檀香刑》，周懒予借过来翻阅。这局棋下了两天，周懒予一边看书一边下棋，下到后来见局势不利，才忘

了看书，然而已回天乏力了。输棋的周懒予倒也看不出有何沮丧之意，还书给那个棋迷时胜固欣然输可喜地说：“这书不好看，坏了人的兴致，兄台能否为我另寻他书？”

聂卫平首轮败北后，向棋院提议由 38 岁时的聂卫平来下后几盘选拔棋，理由是现在的聂卫平大脑缺氧严重，没有“氧立得”那是寸步难行。棋院领导原则上同意了，但考虑到如果让时空转换器转出 38 岁时的聂卫平，那么当今世上岂非就有两个聂卫平了，会不会造成无法控制的后果？于是去征求发明家的意见，发明家说只要这两个聂卫平不要相互见面就无妨。38 岁的聂卫平果然骁勇，第二轮轻取老将过百龄，使得过百龄成为十强战中第一个遭淘汰的棋手，被提前送回三百年前。紧随后百龄之后被送走的是北宋国手刘仲甫，在激烈的中盘绞杀之中他不敌周懒予，这次周懒予手中的书是《聊斋志异》，这本书在周懒予那个时代是看不到的，蒲松龄那时还是小孩子，周懒予真是幸运，能读到还没有写出来的书。周懒予精妙的着法令刘仲甫频频长考，为他赢得了很多看书的时间。

在胜者组中，黄龙士中盘挫败顾师言、范西屏 2 子半击败马晓春。施襄夏与常昊本轮幸运地轮空。

黄龙士与范西屏二人由于两战两胜，已经提前出线。聚焦点在败者组第三轮上，对阵形势是：聂卫平~顾师言、常昊~马晓春。而胜者组上轮轮空的施襄夏被特别安排与周懒予对局，周懒予若胜则二人加赛一局，争夺一个出线权，周懒予若负则立即淘汰。关键的第三轮比赛之前，马晓春几次三番想找陈祖德院长，要求让 1995 年两夺世界冠军时的马晓春来比赛，可他脸皮薄，几次走到陈院长办公室门口，却只是歪了歪嘴，就又走回去了。马晓春的这种心态导致了他第三轮对常昊一役的脆败，第三个被淘汰出局。

而 38 岁的聂卫平正如棋迷们赛前所料那样完胜顾师言，胜利进军 5 人名单。老聂亲自在棋盘前讲解这局棋，他背着“氧立得”，一边吸氧一边讲棋，对 38 岁的聂卫平在对局中不断下出的妙手赞不绝口，并由衷地对现场的和电视机前的棋迷们说：“我为以前的聂卫平能下出这样的妙棋而感到骄傲和自豪。”棋迷们对老聂的这种做派已然司空见惯，“纹枰论道”节目里老聂讲解自己的“人生九局”就是这样陶醉又陶醉的。

周懒予与施襄夏的对局一波三折，由于首轮周懒予曾大败于施襄夏，赛前棋迷们大都看好施襄夏，然而周懒予却对比赛规则提出了异议，他说施襄夏落子太慢，有时是必然的应对他也想上个一时三刻，完全是在耗时间，所以对局时应焚香计时，超时则贴子。陈祖德院长就征求施襄夏的意见，施襄夏表示悉听尊便。施襄夏的爽快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棋界人士都知道清初国手周懒予是围棋史上有名的快枪手，思路敏捷，攻杀凌厉，算力极强，而施襄夏却是出了名的长考型棋手，以己之短对人之长，岂非不智？

棋局未开枰，施襄夏已然落了下风。

周、施对局同时在电视和互联网上对全世界现场直播，每方限时一刻钟，之后是 1 分钟一步棋。猜先结果周懒予执白先行，要知道周懒予成名以来持先不败，能把先行的效力发挥得淋漓尽致，“持一先不失”，始终掌握棋局的主动，看来施襄夏此局凶多吉少。赛前有《围棋报》记者采访范西屏，请他预测一下谁将获得这最后一个古今大决战的名额？范西屏回答同样出乎人们的预料，范西屏手捻三绺长髯，答道：“你等皆以为定庵（施襄夏之别号）心思迟钝，下不得快棋，谬矣谬矣谬之极矣！定庵之棋，吾深知之，邃密精严，任其自然而与物无竞，其谁能及？至于其雅爱长考，那是积习所然，并非快棋不能也。”

周施对局开始了，面对周懒予的第一手棋——星位小飞挂，施襄夏竟然苦思良久，把一刻钟时间用个精光，在读秒声的催促下才落子进行四间低夹。观战的职业棋手和一些自以为高明的棋迷都大摇其头，心想看你老施下面还怎么下？施襄夏的每一步棋都要在读秒的最后一刻才落子，总好像是思虑尚未成熟仓促间被人逼出来的。很快，几十手棋落在了棋枰上，这时，高段棋手们发现，施襄夏竟丝毫不落下风，且全局厚实，呈快棋赢面较大之势。

而周懒予面色也越来越凝重，一卷《聊斋》在手，竟无暇看得一字。棋入中盘时周懒予四处挑起战斗，把局势搞得迷离复杂，想凭借自己超强的算路击垮施襄夏。然而施襄夏在一分钟之内表现出的快而准的算力绝不比周懒予逊色，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攻防中，历经三次大的转换，局势基本定型之后，竟还是施襄夏小胜的局面。周懒予不住地摇头，黯然认负。

周懒予惜别二十一世纪，他想把手中的《聊斋志异》带回属于他的那个世纪，在那个时空里，他天下无敌。中国知识产权委员会经过紧急磋商，同意周懒予的请求，但要他保证在他有生之年把这本书交到山东淄川蒲家庄一位名叫蒲松龄的秀才手中。

在这次选拔赛上，现代棋手和清代棋手相比并不占优势，这表明三百年来，顶尖棋手的水平并没有太大的差距，现代围棋的进步主要表现在围棋的普及上。

就在中国棋院对本次选拔赛进行总结之时，从日、韩传来一条消息：日、韩两国棋院都不同意与中国古代棋手对弈时依照座子规则。

中国棋院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5位入选棋手列席参加。陈祖德院长首先发言：“本次选拔赛中，黄前辈、范前辈、施前辈都展现了高超的棋艺，令人钦佩，但现在日、韩两国棋院都不同意座子的规则，无须讳言，三位前辈对于现代布局确实相当陌生，纵然中盘力量超强，但我们面对的是日、韩的超一流棋手，一旦布局落后，恐怕不容易追回来，尤其是象李昌镐这样后半盘滴水不漏的棋手，要想翻盘，难上加难。这里说一则轶闻，也是日本现代棋手对我国座子时代顶尖高手的看法，黄龙士黄前辈的棋谱明治初期曾流传至日本，当时日本的一个大棋社叫‘方圆社’，组织一流棋手进行研究，他们对黄前辈的评价是：黄龙士中盘攻杀的棋力有十一段，而布局不过三、四段，整体而言，大约强七段而已，不足惧。从本次选拔赛也可看出来，前辈们的棋注重中盘攻防而轻布局，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

陈院长开场白之后，示意在座者踊跃发言。但是大家都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眼光却老是瞟着黄龙士他们三人。黄、范、施三人都是绝顶聪明的，岂会不知众人之意，无非是不信任他们三个，想另换他人罢了。黄龙士凤眼斜睨，傲然道：“看来列位对我等三人之棋艺尚心存疑虑，不妨再选三名精通现代布局之棋手来与我三人一决胜负，吾辈也并非只会座子棋，与人下让子棋时也常与目外、小目落子，于其变化，也略知一二。”

此言一出，举座哗然，黄龙士言下之意竟未将现代棋手放在眼里。陈祖德院长赶忙打圆场：“大家安静，大家安静。黄前辈的精湛棋艺是有目共睹的，被人尊为棋圣，比我们的聂棋圣早了几百年，当年与徐星友的滴血十局真是令我们晚学后辈大开眼界，只不过……只不过……”陈院长也不知如何措词了。

“敢问陈院长，八荒六合古往今来最高棋士擂台赛开赛之日距今还有几日？”座中一直不发一言的施襄夏突然问道。

陈院长正愁场中气氛尴尬，忙回答道：“还有一个半月的时间。”

施襄夏又道：“我与黄前辈和范兄三人便以一月为期，静心研习现代布局，一月之后，谅必能以现代布局以众位分先角胜矣，如不能，则自当避贤，另选高明为我中华争光。”

陈院长不住点头，心想还是施老持重，这是最妥当的提议了。当即赠送三位前辈《围棋定式大全》各一套，以及日、韩两国李昌镐、秀哉等参赛的棋手的棋谱若干。

应黄龙士等三人的要求，这一个月封闭练习期间，谢绝任何访问，所以外界丝毫也得不到他们三人的讯息，现代布局了解多少了？对日、韩那些对手的棋谱是否研究过？都不得而知。只有一次，陈院长面对记者的追问，才露了点口风，他说：“三位前辈这段时间足不出户，每日摆棋时间达十六个小时以上，真可以说是废寝忘食，还经常向我们这些晚辈不耻下问，前辈风范令人景仰啊，我们现代棋手就是缺少这种精神，什么时候我们把老祖宗的好传统给丢了呢！”

同时期日本的《读卖新闻》却在头版以大标题刊登了这样一则报道，标题是：“临阵磨枪，屎急挖坑，看中国三位清代国手补习现代围棋布局”这篇报道对中国三位古代棋手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并对中国棋院“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的做法大不以为然。

国内不少现役棋手也借此大做文章，批评中国棋院过分倚重古代棋手，说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对中国现代围棋的讽刺。中国棋院面临着内外很大的压力，陈祖德院长忍辱负重，顶着巨大的压力力保三位正在闭关修炼的前辈不受干扰，一切等一月之期结束再说。

一个月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古今6位棋手的对局如期在中国棋院特别对局室举行，3位现代棋手分别是马晓春、周鹤洋和古力，这是现役棋手投票推选出来的。

抽签结果是：黄龙士对马晓春、范西屏对古力、施襄夏对周鹤洋。

这次古今特别对局的比赛规则一律照搬半个月后即将举行的最高棋士擂台赛的竞赛规则，一局决胜负，每方限时八小时，超时认负，黑贴6目半。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先看黄龙士执黑与马晓春的对局。黄龙士略显消瘦，可见这一月来确实实用功，而新剃的前脑门倒是油光锃亮，长衫大裤，芒鞋白袜，望之颇有出尘之慨。而我们的马晓春则西装革履，手执折扇，“刷”地打开，扇面上题着“小飞”二字。此次马晓春是有备而来，也知道机会难得，针对黄龙士的二连星，应以错小目，小目变化最为复杂，看来马晓春是要考考我们的黄棋圣了，看他这一个月的学习效果如何。两人在右上角展开了大型定式“大雪崩”，马晓春心中暗喜，心想哪怕您黄龙士把那套《围棋定式大全》背得滚瓜烂熟，但“大雪崩”定式近两年出的许多新变化总不知道吧，不怕你不入我圈套。果然，黄龙士对马晓春弈出的新变化有点措手不及，经过长考，他选择了一种最稳妥的着法，局部虽然稍损，而对左下的黑棋却有一定的呼应。马晓春使出他掏实空的绝活，四个角地被他占了三个，白棋实空明显领先。而面对黄龙士顺势筑起的外势，马晓春在实地捞足了之后，在黑方大模样中投下深水炸弹，显然对自己腾挪活棋极其自信。黄龙士此时只有“华山一条路”硬吃白棋，否则无法争胜。

黄、马之战吸引了众多高手观战，年近九十的吴清源大师也专程从东京赶来，老先生在观战室里对着电视屏幕里的黄龙士、范西屏、施襄夏鞠躬，以示敬意。陈祖德院长指着施襄夏对周鹤洋的对局向吴老先生说：“吴先生您看，施老的布局堂堂正正，周鹤洋没有占到任何便宜。”

吴清源凝神观战，良久方道：“范、施二人都是围棋奇才，境界已然高绝，所谓现代布局理论只要略作了解就能融会贯通，高手本来就不用记定式嘛！”

再看范西屏与古力的对局，古力有古代力战型棋手之风，且年轻气盛，黑白棋子扭杀成一团，从左上角一路攻杀，波及全局，局势千头万绪，极其复杂。陈院长道：“古力硬碰硬，在范老的快刀下讨不了好吧？”吴清源点头。

只有黄、马之战黑棋似处于下风，观战高手一致认为马晓春好调子，白棋从黑空中活出应该问题不大。陈祖德提醒大家说：“《兼山堂弈谱》里说黄龙士每逢危难之际，常有妙手，不会这么善罢甘休的。”话音未落，黄龙士的黑棋在右边白棋拆二的子上一碰，白棋不得不长，然后黑棋跳封孤军深入的白子，白棋左冲右突，竭力突围，而黑棋着法紧峭，不让白棋有喘息之机。观战高手这才发现白棋要活棋竟然不是很容易。

这每方八小时的棋很累，要连下两天。最先结束的是范、古之战，同样擅长快棋的范西屏与古力之战以古力中盘负告终，古力在中局黑白双方几条大龙纠缠厮杀的关头竟出现误算，导致白大龙愤死。当时古力的时间还很充裕，完全有时间把变化算清楚，这只能怪古力平时快棋下得太多，棋比较躁。

马晓春经过苦苦挣扎，黑棋大空中的白棋在被斩落一条尾巴之后终于逃出生天，本以为白棋只要活出一块就是胜利，但在攻击中黑棋占了不少便宜，官子看来也是黑棋好收。马晓春不

屈不挠，想在官子上将局势逆转，他知道古代棋手在官子上不够细。哪知黄龙士官子机敏细致，收官手筋娴熟，最终马晓春以半目告负。

而施襄夏与周鹤洋的对局出现了极富戏剧性的场面，进入小官子阶段，施襄夏的白棋盘面只落后一子半，只要不出意外，赢面极大。但这时的施襄夏却连连摇头，呆坐半晌，竟投子认负了。观战室的众高手尽皆失色，陈院长冲进对局室连声问这棋怎么就认输了，这是赢定的棋呀！一边的周鹤洋也是瞠目结舌。那施襄夏呆了呆，恍然道：“呀，黑要贴回 3 又 1/4 子的，老夫下糊涂了。”

原来，古棋先行一方不贴子，施襄夏以为自己盘面不够就是输了。照比赛规则，白棋既然已经认输那么棋局就结束了，谁也无法更改，虽然周鹤洋一再表示不敢自居胜者，但棋院还是宣布对局结果为周鹤洋执黑中盘胜。

首届八荒六合古往今来最高棋士擂台赛开赛前十日，中国棋院终于公布了 5 名参赛棋手名单，三位清代国手黄龙士、范西屏、施襄夏榜上有名，另两位棋手是常昊和 38 岁时的聂卫平。抽签结果首轮比赛由中、日两国棋手对阵，比赛地点：北京八达岭长城上。为增添比赛的悬念，双方出场棋手在比赛当天才公布。来自日本的消息是坂田荣男最有可能出场，不过这也许也是日方迷惑我们的烟雾弹，中国棋院智囊团分析的结果是：十二世本因坊丈和、坂田荣男、小林光一这三人都有可能作为先锋出场。中方内定出场的是常昊，常昊曾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上取得过六连胜的佳绩，发挥稳定，可以担此重任。常昊也做好了准备，针对日方可能出场的三个棋手的经典对局都作了一定的研究，坂田荣男与小林光一的棋谱平时就研究得很多，而 160 多年前的丈和的棋就比较陌生，但常昊有一种预感，他的对手就是丈和。

开赛前两天，日方棋手飞抵北京，坂田、小林都来了，还有个浓眉大眼的大胖和尚，正是十二世本因坊丈和。

凉秋九月的北京，天高云淡。八达岭长城内外，枫叶红遍，极目远望，古长城在崇山峻岭间盘旋远去，模糊在天边的青山白云间。烽火台前，升起一面巨幅大旗，“八荒六合古往今来最高棋士擂台赛”这十五个金色大字迎风猎猎飘扬，这个自“尧造围棋”迄今已有四千年围棋历史的古国首都即将上演一场惊心动魄的围棋大决战。

名贵的红木棋墩、晶莹剔透的玉石棋子、还有静坐一侧的常昊。

在等候日方棋手出场的几分钟时间里，大战前的紧张气氛把空气也要凝固起来似的。日方代表团终于来了，坂田荣男、小林光一和十二世本因坊丈和一字排开站在常昊面前，究竟由谁上场竟还是不揭开谜底！这时距比赛开局时间已不到 3 分钟。却见那大胖和尚丈和微微一笑，跪坐在棋墩的一侧，日方先锋将终于亮相。常昊也是微微一笑，显得胸有成竹。

猜先结果是常昊执黑先行，黑棋以对角小目开局，丈和应以小目和目外。远在几十里外的中国棋院观战室里的高手们通过闭路电视看到常昊选择这样开局，立即体会到了常昊的决心，因为这种布局是丈和最擅长的招法。金庸先生的武侠名著《笑傲江湖》里“独孤九剑”理论认为：敌之最强处也是敌之破绽所在。“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常昊果然胆色过人。

丈和赛前也研究过常昊的棋，认为常昊行棋厚实，喜欢将战线拉长在后半盘决胜负，而现在常昊的开局虽说颇出丈和意料之外，却也正中其下怀，立即祭出他的杀手锏“大斜飞罩”，“大斜”号称千变，可以说是步步陷阱，着着罗网。对日本围棋古谱有一定了解的棋迷都知道，丈和曾在 1835 年与赤星因彻的对局中，以“大斜”定式开局，中盘下出三妙手，击败了年轻的赤星因彻，致使赤星因彻吐血而亡。但常昊岂是赤星因彻可比？丈和力量虽强，常昊又有何惧！只见丈和招招凶恨，步步紧逼，而常昊针锋相对，毫不示弱。上午双方四个小时共下了 48 手，丈和用时 2 小时零 45 分。

下午续弈，双方在右下形成激战，局势极为混乱，黑白双方几乎步步长考，不敢有丝毫懈怠。

八达岭上秋高气爽，而两位对局者却额头冒汗。第一天比赛封盘时，黑棋刚下出第 77 手，局势不明。黑方用时 3 小时零 19 分，白方则用时 4 小时 41 分，常昊在时间上占有优势。第二天比赛继续进行，丈和落子明显比第一天快，他今天只有 3 个多小时的用时，超时就要判负，丈和面色严峻。而常昊仗着自己用时有利，尽量把棋局导向难解之势，黑白双方咬得极紧，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把每一个可能的变化算清楚，否则一着不慎，局势就可能无法挽回，逼得丈和不得不频频长考，到中午封盘时，黑白双方平分秋色，各用去 2 个小时，而下午的 4 个小时对局时间属于丈和的仅剩 1 小时多一点了。丈和肥厚的嘴唇嘟嘟囔囔说时间太少，举例说他与赤星因彻的对局前后下了九天，两天时间怎么够用？

常昊与丈和决战的第二天，中、日、韩三国政府电告全国各企业事业部门，凡是围棋爱好者一律放假一天，以便收看这千载难逢的旷世名局。三国上亿的棋迷欢欣鼓舞，但也有不少平时不下棋的人也谎称自己是棋迷，骗得一天假到处闲逛，纵然百无聊赖也觉得占了好大便宜似的。

而此时的烽火台前，常昊与丈和之战已到了决胜负的关头，棋局进入大官子阶段，丈和只剩 15 分钟，而常昊尚有 1 个多小时，据观战室的高手们判断，局势极其细微，就看官子决胜负。就在这时，出现了一个尴尬的场面，丈和因为要节省时间，一直忍着小便不愿上厕所，精神又是高度的集中，竟然小便失禁，裤裆全湿，坐垫上尿水淋漓。而丈和凝神痴意，竟浑然不觉。

有些刻薄的记者立即撰文说“丈和又尿了！”原来昔日丈和与赤星因彻一战，丈和面对棋局苦思冥想，也是大白天尿湿了裤裆。

日本古代棋手终于吃了现代规则的亏，丈和因时间紧迫，收官仓促，被常昊占得一些便宜，最终黑棋盘面多 8 目，以 1 目半胜出。

常昊首战胜出，休息一天，就要接受韩国棋手的挑战。韩国棋手坐山观虎斗，以逸待劳，并且究竟由谁出战还是个谜团，据分析最有可能首发出场的是李世石，但考虑到李世石曾多次负于常昊，中方智囊团一致认为韩方将由曹薰铉对阵常昊，因为常昊对曹薰铉是负多胜少。但到了比赛那一天，韩方出场的竟还是李世石，李世石在这之前虽屡屡败给常昊，但韩方安排他出场，显然对他有信心，事后才听说是李世石自己请缨出战，表示不击败常昊就削发为僧，看来李世石是破釜沉舟了。正如常昊对丈和一样，李世石执黑先行选择了激烈的开局，几乎没有什么布局，立即进入中盘接触战。观战室里的黄龙士笑道：“都说古代棋手好战，可比之这位韩国少年，我们的棋风算是温柔敦厚的了。”范西屏若有所思地道：“这个少年算路很深呀！”

每方 8 个小时的对局时间对于下惯了一天制比赛和快棋的现代棋手来说，显得时间颇为充裕，然而俗话说“长考出臭棋”，这话在常昊身上又一次应验了，白棋在第 103 手下出缓手，为下出这步缓手常昊整整考虑了一个小时，缓手往往比妙手还要费脑筋。

观战室的吴清源大师见常昊下出这手棋，当时就说了 8 个字：“昧于大势，偏于一隅。”李世石何等机敏，立即打入，击中白棋棋形的要害，左边大块白棋顿时陷入苦战。此后常昊施展出浑身解数，却始终没能翻过身来，最终以 3 目半告负。

李世石击败劲敌常昊之后，士气大振，在随即对日方小林光一的挑战中，力战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中盘击退小林光一的阻击，取得擂台赛二连胜。中方下一个出场棋手引起棋界广泛关注，因为韩国棋手大都属于比赛型棋手，往往能在对局中超水平发挥，徐奉铨就曾在三国围棋擂台赛上取得过九连胜的惊人战绩，而李世石有“不败少年”的美誉，他那股标劲上来，横扫整个擂台赛都有可能，阻止李世石这辆战车加速启动显得极为关键。谁能担此重任？

一直沉默寡言的施襄夏请命上阵。施襄夏一袭素净长衫，头戴平顶六合帽，圆脸，微胖，总是含着笑意，一副老好人的模样，李世石向他敬礼时，他谦恭地拱手作揖还礼。对局开始，

李世石锋芒毕露，处处争先，施襄夏显得很被动。陈祖德院长有点紧张，问范西屏道：“范前辈，您看这棋——”话虽未出口，但担忧之意尽露。

范西屏微笑道：“《左传》曹刿论战：‘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定庵避其锋芒，后发制人，是上策呀。”

见施襄夏这么老实地应对，小将李世石的快刀越舞越来劲，左逼右拦，行棋霸道，而施襄夏依旧着着谨慎，暗地里积蓄力量。远在韩国的李昌镐通过卫星线路收看二人的对局，在第一天封盘时，立即致电韩国代表团团长金寅，说第一天的对局看上去是李世石占尽上风，但仔细分析，施襄夏的白棋却又并没有亏，所以这施襄夏的棋很怪，老是给对手造成得了便宜的错觉，而他那把无形的钝刀正缓缓举起。

李世石对李昌镐的忠告浑不在意，心想我现在正势如破竹，你反而长他人志气灭我威风，真不够意思！

李昌镐不愧为当今棋界第一人，眼光、见识俱为上乘，看出施襄夏行棋厉害之处，奈何忠言逆耳，李世石一直以为自己掌握着局势的主动，沉浸在优势的错觉当中，把李昌镐的话当耳边风，当大梦醒来，突然发觉大势已去，黑棋小负的局面竟已无可挽回。李世石懵了，在这个秋天的午后，阳光暖暖地照人，人影微斜，纹枰对坐的这个胖胖的面带微笑的对手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据说此人是来自两百多年前。李世石不住摇头，输棋的感觉是：莫名其妙，不可思议。

第一阶段的比赛至此结束，而第二阶段的比赛三天后在日本古都京都南禅寺举行。赛程安排得很紧，因此，施襄夏一行人等在比赛结束的当晚就乘飞机飞赴东京，然后转机赶赴京都。日本国内舆论对本国棋手在第一阶段比赛糟糕的战绩极为不满，小林光一受到的批评尤为猛烈，丈和与 40 岁的小林光一冷冷清清地被送回各自的年代。而现在这个小林光一却要承受各方的批评，棋虽然不是现在这个他输的，但古语说“父债子偿”，更何况是同一个人呢！小林光一当然要为自己的过去负责。

棋圣道策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临危受命的。按年代来说，道策比施襄夏还早半个世纪，与黄龙士差不多是同代的棋手，道策的棋风轻灵、舒展、意境深远，其“道策流”开创了近代围棋布局，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日本棋界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象在御城棋战那样战无不胜。

道策与施襄夏之战精彩绝伦，日本第一大报《读卖新闻》对道策与施襄夏的对局进行了详细的报道，在赛后新闻综述中写道“三百年前日本围棋水平已经凌越于中国之上，从道策棋圣与施襄夏的对局中可以得到明证，二人都代表了当时日、中两国的最高水平，道策棋圣在这场迟来的对局中显示了自己十七世纪第一人的风采。可笑韩国棋界在李世石输得不知所云之后对施襄夏的棋艺赞不绝口，称施的棋风酷似李昌镐，又说道策恐非施之敌手，而现实是：我们的棋圣赢得了这场关键比赛，挽狂澜于既倒，这局棋将作为千古名局流芳百世。”

而中国媒体的报道是：“从棋局内容上看，施襄夏与道策旗鼓相当，但道策在把握局势上确有独到之处，所谓‘抽刀断水水更流’，施襄夏的钝刀难有用武之地，但胜负只在毫发之间，若据此就判定三百年前日本围棋水平高于我国，未免大言欺世，即便道策本人赛后不也表示施襄夏的棋深邃莫测吗？”

道策果然不凡，半目胜施襄夏之后，又以 9 目半大胜韩国名手徐奉洙，彻底挽回了日方在第一阶段的颓势。

38 岁的聂卫平登场亮相了，中、日两国这两位名誉棋圣 上演了一场龙虎斗。日本舆论迫切希望道策能够击败聂卫平，这样，三连胜的道策就会更加不可战胜，而日本棋界也报了中日围棋擂台赛上日方超一流棋手被聂卫平横扫的多箭之仇。

老聂也赶到了京都，面对记者的采访他侃侃而谈，表示对 38 岁的聂卫平充满了信心。老聂

口头上虽然豪言壮语，但行止却有点藏头缩尾，因为只要有 38 岁的聂卫平在场他都得退避三舍，这对一向喜欢出风头的老聂来说不免感到失落，暗叹过去的辉煌累人至此！对局双方道策 48 岁，聂卫平 38 岁。这种比赛不仅仅是棋艺的较量，也是体力和意志的较量，道策身体本来就比较虚弱，因连续征战，甚感疲惫，抵挡聂卫平这个生力军就感到体力不支，在后半盘的较量中走错了一个秩序，被聂卫平抓住了机会，一举奠定了胜势，最终以 5 目半获胜。日方对道策的失利甚感痛心，说是非战之罪，乃赛制不利。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大事发生了。在讲棋大厅里，老聂正分享 38 岁聂卫平胜利的喜悦，没有注意到道策与 38 岁的聂卫平应棋迷之邀来到了讲棋大厅与棋迷们见面，两个聂卫平劈面相逢，都是大惊失色，蓦然间霹雳一声，38 岁的聂卫平刹那间灰飞烟灭。

随中国代表团来京都观战的那位发明家连称幸运，因为两个聂卫平同时消失的可怕结果并没有出现。但接下来的比赛只有由这个老聂上场了。

韩国方面如临大敌，他们并不清楚 38 岁的聂卫平已经消失，现在这个老聂并不可怕，所以他们派出曹薰铉应战。比赛的结果可想而知，因为即便是聂卫平如日中天之时，曹薰铉也曾在应氏杯决赛中以 3：2 胜出。曹、聂之战是第二阶段的最后一局比赛，至此，中国还剩范西屏与黄龙士二人，日本剩坂田荣男和秀哉，而韩国棋手又一次占得上风，尚有曹薰铉、刘昌赫、李昌镐三人。第三阶段的比赛移师汉城继续举行，韩国媒体打出的口号是“在汉城结束全部比赛”，言下之意是由曹薰铉一人扫平中、日四名棋手。围棋又称“手谈”，并不是领导讲话一个人说了算的，曹薰铉想要“五连胜”就要看中、日两国棋手答不答应，先要过 38 岁的坂田荣男这一关。坂田荣男绰号“不死鸟”，又号“剃刀”，是吴清源全盛时期唯一在《读卖新闻》安排的十番棋胜负战中战胜过吴清源的日本棋手。曹薰铉外号叫“快枪”，“剃刀”对“快枪”，究竟鹿死谁手？亿万棋迷拭目以待。曹薰铉执黑先行，行棋步调极快，迅速抢占大场，而坂田荣男则贯彻自己先捞后洗的思路，尽量捞取实地，实空捞足了，然后拿出他的“剃刀”手艺，为曹薰铉修边幅，把左上和右边两块有望成空的黑棋挤压成刚好两只眼活棋。曹薰铉眼看实空不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放出胜负手，但是在这每方 8 小时的比赛中，出错也很不容易，坂田荣男稳扎稳打，在曹薰铉狂涛般的反扑中沉着应对，最终将微弱的优势保持到终局，执白一目半胜。

在坂田荣男获胜的同时，黄龙士深吸了一口气，向身边的范西屏说道：“余昨夜做得一梦，梦见余连胜两场，俗云：梦与实境相反。西屏老弟，你看如何？”范西屏笑道：“你我置身这数百年后的繁华都市，本来就是梦一场，梦境即是实境，黄前辈前程不可限量。”黄龙士哈哈大笑，欣然上阵，挑战坂田荣男。

黄龙士乃一代棋圣，在中国围棋史的地位相当于日本的道策，其棋风变幻莫测，思路精深缜密，中盘力量号称“十一段”，对此，坂田荣男早有耳闻，在比赛中他故意改变策略，不与黄龙士作正面交锋，岂料黄龙士的黑棋步步进逼，坂田忍无可忍，愤而还击，棋局终于进入了黄龙士的步调，一连串的攻击着法紧峭，使得白棋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观战的日本高手惊呼：“黄龙士的攻击竟如此锐不可挡！”此局是黄龙士的完胜谱，是攻击型棋手的经典名局。在随后对刘昌赫的对局中，黄龙士再一次展现了他超强的攻击力，在与刘昌赫展开的进攻中，其锐利无匹的进攻使得刘昌赫防不胜防，虽然刘昌赫力量也很强，有“天下第一攻击手”之美誉，但现在黄龙士在此，刘昌赫只能称第二了。

黄龙士的二连胜在韩国棋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围棋的魅力突破了国界，一时间，黄龙士成了偶像式的人物，很多韩国年轻人模仿黄龙士的装束，脑门剃光，后垂大辫，穿长衫踱方步以为时髦。

又有电影公司与黄龙士接洽，准备拍一部围棋题材的影片，黄龙士演男一号，女主角则由韩国第一美女金喜善出演。更有一帮广告公司，力邀黄龙士拍广告，什么“健脑益智、阳痿便

秘”都来了，并开出巨额酬金，但黄龙士一一谢绝。

黄龙士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的干扰，在与日方主将名人秀哉的对局中，棋下得比较躁。黄龙士又比较迷信，他做梦自己二连胜，现在梦已成真，就觉得对秀哉这局棋是无论如何不能赢的了，命中注定的事，人力岂能回天，所以他在本局象是变了一个人似的斗志全无，在秀哉稳健谨细的着法面前，黄龙士的棋就象是一盘散沙，一天时间就输了。我们不能责怪三百年前的古人，因为我们现代棋手也很迷信，马晓春去国外参加比赛硬是不要罗建文当领队，据说是因为 罗建文带队总是成绩不佳，俗话说“拉不出屎怪茅坑”，正此之谓也。

在韩国的第三阶段比赛结束了，由于黄龙士的二连胜，中方在以后的决战中占据了有利位置，范西屏可以冷眼看秀哉与李昌镐拼个鱼死网破，从中寻找破敌之策。

中国是围棋发源地，决战最后两局理所当然在中国举行，范西屏也做好了决战的准备，他认定李昌镐有能力击败秀哉，在这期间他研究了很多李昌镐的对局。然而秀哉岂是易与之辈，安排在北京故宫的这一对局可以说双方势均力敌，每方 8 小时的用时都几乎耗尽，李昌镐终于凭借自己出色的官子功夫小胜对手。这局棋结束时，故宫里已是暮色四合，枯瘦如柴的秀哉因为久坐竟无力站起来。赢棋的李昌镐也是面色如土。韩国代表团紧急与中方磋商，要求将李昌镐与范西屏的决赛推迟两天举行，以便李昌镐体力能得到恢复，并说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古今最高棋士决战的精神，才能为后世留下一局千古名局，不然，即使范西屏胜了，也是胜之不武。

中国棋院经过研究，同意了韩方的要求，但同时也提议，最后的决战移师浙江当湖。当湖并不大，湖水清澈纯净，湖四周绿树环抱，景色清幽。湖边有一亭，亭间设古色古香的棋具，香茶两盏，酒壶一樽，酒是特为范西屏准备的。李昌镐对这样的比赛环境也表示满意。

在远离对局凉亭的湖岸边，施襄夏与女棋手徐莹共同讲解范、李的对局，现场名手云集，中、日、韩三国的高段棋手百余人会聚于此，真乃有围棋以来第一盛会，在这里将决出古往今来弈道第一高手。

这旷古未有的决战开枰了，猜先，李昌镐执黑。凉亭里只有范西屏与李昌镐这两个对局者，他们不需要裁判，围棋是一种艺术，艺术创作的过程需要裁判吗？

范西屏拿起那樽酒壶自斟自饮，酒是绍兴黄酒，不醉人，恰能令人神思遄飞，灵感泉涌，据说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就是王羲之喝了绍兴黄酒后写出来的，这天下第一名局也不可无酒，只可惜李昌镐不喝酒，一动不动如一尊石佛，这少年姜太公正用直钩垂钓，以不变应万变之策应对范西屏的无双妙手。范西屏落子依然很快，李昌镐则极为老成，每一着棋都可以说是千锤百炼。

这情景与当年范西屏与施襄夏对局颇为相似，施襄夏下一步棋要想个老半天，而范西屏干脆去睡上一觉，醒来接着下。这回范西屏倒是没有去睡上一觉，他端着酒杯走出凉亭，在湖岸垂柳下看清澈的湖水，隔了一会走回凉亭看棋盘上李昌镐的应手，好象不怎么想似的“啪”地落下一子，又走到柳下看水、看水里的游鱼。

观战高手们三五成群围坐在草坪上研究黑白双方的着法，但觉黑白双方每一手棋都立意深远，越想越觉妙不可言，有些棋手不自禁的手舞足蹈起来，谁说围棋千变万化，范、李的对局表明真正的招法只此一手。施襄夏呆呆的看着大棋盘上疏疏落落的几十个黑白子，口里喃喃自语。在徐莹一再询问下，施襄夏才回过神来说道：“西屏兄终于达到了棋艺之最上品‘入神’，领悟了阴阳消长之理，神龙首尾，变化无端，可为绕指柔，可为百炼钢，试问天下谁能当之？”徐莹半懂不懂，反正知道是说范西屏厉害，兴奋地问：“那么说范老赢定了？”施襄夏道：“这位李姓年轻人，棋艺出神入化，据我观之，亦已达到‘坐照’之境界，只不过过于专注于棋，尚不明万物生生不息之理，但要战而胜之，却也不易呀。”

凉亭里的李昌镐还是一动不动，真象神仙不需新陈代谢似的，若是有人看见他两耳长出青苔，

双足爬满藤萝，那绝不是稀罕事。

行棋至此，李昌镐可以说自己的黑棋着着精妙，是生平下得最好的一局，但贴 6 目半的负担始终无法摆脱，现在棋局进入小官子阶段，半目之差就是无法挽回，赛前他绝想不到范西屏是这样下棋的，范西屏不是和黄龙一样是力战型的吗！

就在这时，范西屏在黑棋两块都已活棋的断点上落下一子，观战的高手几乎不约而同地“啊”了一声，这手棋只是单官，盘面上一目两目的官子还多得很，怎么回事？范西屏会出这种错误？大家都看着施襄夏，施襄夏脸色腊白，半晌才说道：“古棋规则，棋被分断，多一块棋要贴一子，积习难改，功亏一篑呀。”

然而却迟迟不见黑棋的应手，又过了一会，却见李昌镐走了出来，表示认输了。观战棋手蜂拥而上，大家都知道因范西屏的习惯性失误，黑棋已有翻盘的机会，黑棋为什么却认输了呢？李昌镐很平静地说：“当白棋下出那着棋时，我也呆住了，随后我明白了，我知道中国古棋的规则，我如果为了获得巨额奖金而把这局棋这样赢下来，那么这就不是一局完美棋谱，我也会觉得赢得不光彩，因为范前辈的棋艺确在我之上，他当之无愧是天下第一。”

当湖边，掌声如雷。

